

集部

攻媿集卷八十四

宋 樓鑰 撰

祭文

祭叔父彬州代工部

嗚呼我父是生五子惟我與弟年差無幾幼則同隊長則共被矯矯三尺雍熙同軌歲星一周淪謝相繼雁序彫零門户亦替相與為命二人而已平生宦遊動則千

里晚食祠祿俱還桑梓築室比隣為終焉計弟室先成如跂如矢我家未就猶費經理寓止外舍相去密邇有景共賞有酒同醉杖屨相過中有真味所期百年同此燕喜弟抱微疴時作時止我官于朝祖餞如禮執手郊原勉進藥餌時得安書疊疊盈紙猶子來調得官辟水弟雖卧病頗亦自慰歸侍十日遽已疲瘵醫禱百端竟以不起嗚呼哀哉才術之施十不一二兩宰劇縣一佐邊壘精明絶人所至可紀莅官行法治家處己内外斬

斬無小不治謂宜進用以繼先世夭乎不淑遽巳亡矣吾之干祿聊復爾耳為飢所驅未免漫仕又謂小别不甚為意安知數旬便隔生死心摧肝裂哀淚如洗使吾之心知其至是雖有萬鍾詎肯舍爾他時賦歸浮湛閭里隻影翩然寧忍念此今也死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其隧向風長號不知有生之為美旨酒嘉殽遣子以祭情傷不文姑寓哀音嗚呼九京其有知乎猶以少見吾手足之義

祭安康郡俞夫人 蔣參議母 代工部

起于名門作配君子壼助之賢輝于彤史惟子惟孫斑衣盈庭子列朝行孫秀而文歲時上壽簪笏相映家慶成圖一時之盛年登八十胡不百年日月云吉將祔九原某等相與有連事契不薄哀而送之奠此清酌

祭伯母馮恭人 同兄弟

巨族之胄華宗是歸婚好益締室家具宜事夫如賓捧案齊眉撫族以和恩愛無虧秩秩子舍兟兟孫枝撫循

鞠育夫人是依季父游宦十年秉麾夫人從行魚軒生輝方期來歸慰此離思親戚團圞情話嬉嬉何意中途一疢寖危繼以訃聞舉宗傷悲靈轝西旋郊迎奔馳不覿温顔徒瞻靈旗涕洒百行何悲如斯矧此仲春窀穸有期嘉殽在俎旨酒在巵情寓于文靈其聽之

祭王樞密 剛中 代仲舅

猗歟王公生宋八葉身歷四朝險夷一節貫穿百家藝苑耕獵其在江湖名已超躐出陳治安為天下甲道山

峩巍金門岌嶪鳳掖優處螭蚴獨攝大哉王言與典謨接坤維謀帥公論誰協帝曰汝諧往即功業蜀道之難捫參仰脅尊為忠臣叱馭不懾朝無顧憂威動邊堞秦祠以歸高臥鄉邑東山雅志鷗盟不歃邊塵忽驚騎墟四亟羽檄星馳軍書夜急尺一趣還承明再入首定國是終始堅執忠肝義膽越見眉睫臣主相遇神會氣合樽俎折衝敵人震讋智略縱橫闗機開闔王師增氣一月三捷侵疆復歸信使響荅遂登西府以贊調燮人皆

謂公行矣爰立大厦梁棟巨川舟楫輔成太平光明煒煟天何不憖變生呼吸人之云亡孰不嗚咽天子震悼為輟朝集見之恨晚用之無及存殁哀榮贈賻雜沓鑰列官于朝莫拜馬鬣靈輿啓途丹旐帖帖哀以送之千載一訣

祭鄭衡州若容代仲舅

嗚呼衡州才大屈宋筆擅雕龍調高吐鳳妙年馳聲出冠鄉貢吾州多賢不利首送惟公開荒徑挹鼂董吏事

精明萬口歸重亨途方闢八駿飛鞚讒口含沙巧發奇中退墜諸淵公不為動天定勝人復為時用惟公之文盍儀禁從清廟作歌追配雅雄驥足方馳三刀形夢悠然漫仕無所修綜閑閣郤掃胸次空洞至寶横棄稱屈彌衆公乎云亡鄉曲嗟痛來祖公喪為之一慟

祭趙路鈐 不枯代仲舅同鄉人

惟公派出天潢生長昭代政宣隆平出入廣内艱危奮忠脱身騎墻卒歸行闕官以寖大來歸四明踰四十載

待人謙恭處身靜退蓮社從游今為前輩樽酒相過雍容貴介揚清歌以歡洽談中都而感慨益令日宗室之遺老猶使人識承平王孫之故態也年踰七十風度不攺郊廟侍祠峩峩冠佩屬近行尊富貴未乂一疾困之遽至危殆嗚呼安閒一堂真率高會忽焉陳迹樂不可再相與設奠以致哀尚英靈之如在也

祭徐少卿 子寅 代仲舅同鄉人

惟公骨相奇龐德量汪汪和而知介圓而能方早繼家

聲明習憲章旋自幕府徑登朝行乃分左符乃奏明光留屯之策結知壽皇委寄日隆寵賚相望富貴逼人進用未央賦歸十年林壑徜徉漢東天台尤稱循良持節踰嶠澄按南邦云胡不淑季子夭傷情鍾弗堪公亦云亡歸途千里兩旐飛揚行道霣涕而況州鄉某等從游日望歸艎兹登公門繐帷在堂遺像如生奠此一觴相向失聲尚其來享

祭趙恭人 王滁州之室　代仲舅同鄉人

嗚呼彤史不書女教不修閨門之間動多悔尤賢哉夫人獨異輩流天予淑質婉嫕和柔不虐不妬不忮不求事姑以孝與物以周舉無間言豐裕優游宜備五福益高春秋胡為累年心熏百憂使君既亡二子不留馴致末疾遂不可瘳某等辱在親黨具聆芳猷設奠一哀非為膳羞尚爾後人壹𢑱是攸

祭袁通判章代仲舅同鄉

嗚呼惟袁氏四世五公盛于東都五世登科望于鄉閭

惟吾叔平尤為耆儒少鳴膠庠文高行孤中年漫仕日著令譽晚益倦游有宅一區安貧樂道隨時卷舒古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者惟公兼之而有餘壽登八帙皤鬢霜鬚出則舍車而徒字則蠅頭細書外和內剛不可得而親疎勞謙終吉矢死弗渝進不聞呂父之卜𢃄退不見申公之安車祿不及子二孫蚤孤養不至于列鼎仕不過于題輿人或不堪其憂而公處之則晏如也沈痾來侵水已浮膚天不慭遺

奄歸泉途識與不識聞者歎吁惟余齊年往來舒徐凡我同社視公步趨有几有杖有琴有壺載平時問字之酒奠今日一束之芻欲寫余悲言與淚俱嗚呼尚復有全德篤行博物洽聞之君子如吾叔平者乎

祭魏丞相 代王知道

嗚呼惟公盛德不可涯涘雖欲屢數莫究一二竊窺緒餘蓋本實地故其設施不誣不偽少而篤學寢食不置壯而從政動施實惠其奉太夫人也既備于色養又及

手足之愛以承其意其事明天子也既盡于輔贊又罄啓沃之忠以順于外敵再犯境淮甸鼎沸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從幕府張旟出使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神色不動講解而歸和議至今南北之人受公之賜者又不知其幾也晚居碧溪不渝東山之志潭潭之居固已因其舊而山林日涉隨其高下葢天作地藏以為公宴居之計益覽載籍出入釋老觸物而咏遇客則醉其雍容蕭散野老爭席風流醖藉有晉宋之風度則又

其餘事也人皆望公再登端揆使其小卻猶當出侯藩方使萬物為之吐氣不然處之林下尚可以典刑于善類天不憖遺奄棄塵世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公之謂乎某等先祖諸父俱託夙契來官異縣獲拜簪履憐其孤煢視猶子弟引而進之極力于噓枯吹生之際頭顱如許莫報洪施再拜公前俯伏流涕嗚呼公乎尚歆此蘋蘩之意

祭王令人代陳閣學

惟陳氏世家閩中我先少卿兄弟始徙鄞川叔父之外他無期功之親族猶未大也迺歲在丙戌余得庶子是時年方壯而處貧不得已鞠于趙氏迨今十有九年夫人無恙時屢以為言謂趙氏有子可以歸矣庚子之秋既哭子畢因念夫婦俱涉半百而子姓凋疎兹有意請于趙氏因仍至今夫人忽以疾亡而言猶在耳此子已不得逮事于生前豈應更緩于今日二子肇芾扶靈轝以東卒哭在邇且將卜葬以十二月戊午之吉命子歸

伏喪次使執喪如禮以成夫人之美意以廣陳氏之嗣續又以全諸子手足之愛且俾無忘趙氏撫育之恩夫人有知尚臨此言嗚呼尚忍言之

祭劉宜人代陳閣學

嗚呼夫人之德柔惠淳直夫人之福康寧戩穀相夫而夫聞于鄉教子而子顯于朝年益尊而無一事之遺家愈肥而無一毫之驕自奉至約以施則饒言無枝葉聞者意消毋儀婦則真可以表儀于閨閫盍八十四年處

之如一朝晚歲尤盛賢侯宴喜安輿徐行去鄉密邇千騎奉迎金章拱侍含飴弄孫斑衣濟濟乃開慶筵大集珠履歡謠雜然洋溢千里云何不淑禍福伏倚内外盡傷幾為罷市夫人之身固無憾矣他人為壻猶曰半子我壻王氏維子是似撫愛之辱今踰三紀室人云亡神傷未已夫人訃聞痛哭流涕效官詞掖欲歸無計喪不得摩其棺而一慟葬不得臨其穴而盡禮敬狀行事不敢溢美雖已大書特書而淑德懿行終有不能盡言之

媿也二甥東歸致奠甚菲東望長號靈其歆止

祭王參政之望代曾吏部

惟公負卓犖不羣之才養剛大不屈之氣富閎深自得之學奮經綸四海之志出其緒餘十不一二蓋文章直欲追兩都之風而政事已足絶俗而驚世矣正色立朝官曰諫議明白賢佞公非公是振舉綱紀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督師淮堧長城千里雅歌投壺坐卻敵騎進參政機人謂且相而翩然去之高蹈赤城視富

貴如脫屣東坡先生稱張文定公曰上不求合于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以公為首者豈公之謂耶某登公之門俯仰二紀假守海邦猥繼英軌欲一拜公于床下而公已屬疾欲見不遂巍巍巨公何恙不已人之所以期公者未艾也而泰山其頽千丈松崩聞者為之流涕嗚呼吏民方相與泣于甘棠之下亟遣薄奠以寓千里去思之意尚當力追公于步趨之餘庶

乎不爲九京之媿也

祭劉衢州 翃 代曾吏部

嗚呼天之生賢其嗇已甚鍾山川之靈委造化之和不爲不靳予之以賢授之以才而獨短其命伯牛之疾顏淵之夭豈獨其身之不幸人物罷業有如公者儻焉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太忍耶嗚呼我公受天異稟當今人才在第一品處之孔門未必不升堂而在寢居之廟堂上可使黎藿之不採下可使斯民之奠枕南宮一鳴萬

口皆噤風節日新利害益深激貪立懦議論鯁挺不事孫劉身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小試兩州皆足以追龔黄之遺軫三仕三已重以疾病正路坦坦孤蹤凜凜四方屬心謂公之未達者天將降以大任孰知夫堂堂王佐之才百不一騁而遂至于隕乎嗚呼公之純孝温凊定省鶴髮在堂公必不瞑公之友愛不見畦町十年相望俱負重名于時忽相從于九原此尤薦紳韋布之所悲哽也某慕公風高歲月良遠假守東嘉方視公以

為繩準惟茲邦人崇仰最謹君子服道德之教小人懷
撫字之政訃音一聞哀感萬井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要當為天下惜爾何止為海隅之一郡耶

祭王詹事 十朋 代曾吏部

惟公行出乎誠學根乎經高見遠識特立獨行射策論
事仲舒賈生面折廷諍汲黯王陵功成羽翼政如神明
人或一得公集其成公論之興公為主盟事失其平公
為權衡一有抑揚人為辱榮一有去就國以重輕人亡

一鑑夢奠兩楹明主震悼善類失聲天亦惜之為之隕星　某昔拜公屣履以迎公去不回誰其典刑往哭不可郡紱是縈設祭道周酹公之靈精爽凛然尚其顧歆

又代莫守

嗚呼　某之于公殆有夙契稽山定交歲踰一紀晚寮青宮益敬益畏道義相勉草木臭味哭公之喪義如同氣玆焉假守實公梓里九京不作何所則視公雖云亡道在百世嘗錄遺事上太史氏盛德大節略具是矣嗚呼

我公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奉以周旋未敢失
墜視馬如生庶幾無愧欲酹宿草相望一水馳奠告哀
潸然出涕

祭薛士正 代曾吏部

惟公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
迂求之海内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回狂瀾
于千載之絶學建功名于萬里之弓途纔小試而奪之
蒼蒼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

歸里居固嘗服髙風于践履之舊聽宏論于謦欬之餘方將日親直諒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于幾日驚死生之頓殊寓哀情于短章灑衰淚于生芻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尚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祭鄭司法 頡 同官

嗚呼德升止于斯乎早名薦書而不得上太常之一第晚歷曹掾而不能脱七階之選遂欲試無所有銜不袪旁觀者為之歎息而君處之則裕如也方其醲酒劇談

裁燭賦詩精神爽拔不見衰相謂當收功名于桑榆孰謂夫江風㬷薄得疾膏腠一入膏肓而不可除方瞳瞭然强忽笑語凜如對面而葢棺事定青衫已上于畫圖矣嗚呼倡酬之詩易而為哀挽之歌清飲之樽令而爵祖奠之芻德升尚能飲而聽之否淚盡詞殫空相與望君于路隅君則已矣有子是似古人所謂非在其身在其子孫者其在斯人歟

祭陳司戶　僖

惟君之家世篤儒學君之皇考尤號淵博噤不得施晩而君生謂興吾宗教之以經齠齓秀發書無不讀中童子科老生嗟服遊學十年暮鹽朝虀乃登上第乃瞻龍飛得官戸曹千里跬步云何不淑至此大故君之于家孝友天成收卹孤露糾合宗盟君之于文亹亹不倦自公之餘手不釋卷君之于義勇于敢為親舊有急匍匐救之積是三者宜其遠到壯年長才㢘于中道㦲㦲閔山靈轝何歸歸旐翩然云何不悲惟我同寮周旋最久

菲莫薦誠疚心疾首

又 路祭

嗚呼武仲學甚富而命甚奇也氣甚高而位甚卑也天畀之以才而不與以時也又嗇其壽使不及四十之期也一疾困之遽成九原人皆悼其不幸而同寮之心又何其悲也詩盟文會書名居以為永好非君主之而誰也青衫畫圖宛宛乎君之芝眉也炎天赫曦道阻且長丹旐翩然君將安歸也官則有守欲送不可惟君家書

行之無恙猶可慰我之思也祖奠于郊外向風長號不可及已嗚呼武仲知乎不知也

祭湯寧海 烈

惟君之資如玉之粹惟君之辭如綺之麗來宰寧川政尚平易悃愊無華彈琴而治茲方及瓜束擔歸計奇疾困之一旦長逝囊無襲衣室有孤累吏民興哀幾于罷市矧同王事休戚所繫不圖善人忽焉隔世雖有菲奠不得自致君其歸乎望望揮涕

祭陳安人　詹事良翰女兄旌表門閭　同守倅

台之著姓朱陳是推既生自陳朱子誠歸一門孝友累世不虧夫人贊之室家具宜之死靡他面割耳務夫人視之婦道與稽夫人之姑年登期頤孝養既勤壽祉孔齊夫人之弟名德巍巍同氣是似為家門楣月評升聞寵光陸離旌表高門彤史有輝　某　茲叨假守欽歎壺彝思播清風以勵幽閨爰設菲奠來瞻總帷節孝有聞過者式之

祭劉天台 孝憲同守倅

名父之子徒勞州縣悃愊無華夙宵不倦平易近民民罔怨咨生無赫赫死則痛之知君清貧賻贈加厚知君無歸謀葬山阜更率同僚奠此一觴君而有知庶其來享

祭周侍郎 代侍從

惟公惟識淵沖智略輻輳悃愊無華持心近厚趨事赴功力瘁心疚險夷屢更介然有守五溪深入四蜀奔奏

給餉數年簡在斯久擢主大計亨途方驟云何末疾遽
啓足手位不稱德年不及壽急義首功可以不朽信息
從班于公何有天其或者欲昌厥後 某 等為僚屬耳底
藴未究忽拜繐帷孰不疾首乃陳斯殽乃酹斯酒矢哀
以文公乎知不

攻媿集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八十五 八十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孫祥鳳

攻媿集卷八十五

宋 樓鑰 撰

事略

高祖先生事略

樓某字子文其先婺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縣世以財雄于鄉祖以選為縣録事有陰德及人父某尤積善以古學為鄉人所尊慶歷中州縣立學掌教縣庠者數

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餘年遂居城中為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舒州廬江主簿禄不及親不欲出官以繼母無以養弟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十餘年為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先生四明五先生某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衆豐尚書稷舒中丞亶俞待制充袁知府穀等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適自天台來學諸公學業既成舒公試鄉里袁公試開封羅公試

台州一舉三處皆魁選其亡也舒公為墓銘豐公書丹表公篆額羅公以仕北方不得預後為浙東提刑拜墓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文見赤城先生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載甚備莫教授冠卿一書尤詳子常光孫弁昇五世孫鍔鉱鑰鏞六世孫汶皆踵世科昇受知祐陵仕都司大卿前後知泗秀蘇州再典鄉郡居晝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攻陷旁郡一路惶擾昇調兵守備軍聲甚振羣盜望風而退郡境獨全以

功進徽猷閣直學士諸孫以門蔭入仕者又數十人有文集藏于家

行狀

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

亡妣姓汪氏諱慧通字正柔明之鄞人曾祖元吉不仕祖洙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父思温左朝議大夫仕為太府少卿直顯謨閣累贈少師妣恭人王氏累贈越國夫人明令為慶元府亡妣生于大觀四年歲在庚寅

五月八日少師長女也先君諱璩曾以軍器監丞兼權
尚書工部郎官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銀青光禄大
夫先君之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銀青光禄大夫父諱
昇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兩家少師實為
中表金紫無恙時始命締婚年十九而歸于我紹興十
六年封孺人二十三年封安人二十八年封宜人乾道
三年封恭人淳熙九年十二月先君捐館十二年鑰該
郊祀恩封太令人十三年高宗慶霈封太碩人紹興五

年壽聖皇太后慶壽恩封太淑人慶元五年光宗聖體
清安天子行慶于下封信安郡太夫人六年明堂恩進
封大寧郡嘉泰三年郊禮進封安康郡不及拜四年正
月癸酉以疾薨于晝錦坊之第室享年九十有五子九
人鍚右迪功郎徽州績谿縣尉錫承議郎權發遣嚴州
軍州事鑰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宫錧登仕郎鏘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事錙文林郎
監淮東總領所鎮江府太平惠民局兼户部大軍倉鋁

鍨迪功郎温州司理叅軍鉼女二人蚤夭孫三十一人渢溭迪功郎新泰州海陵縣尉溆滌瀁從政郎紹興府上虞縣丞濛潚從政郎紹興府嵊縣丞溯涞涔濼溧洎潗涷治承務郎沉濂渹溅洔潯浯滍潲湞濡滑渟渥漂孫女十二人○此下長遺次遺云云百餘字間空弗連屬今槩節去曾孫男十六人棟機杓登仕郎棫枝樾檦格枚札桔櫑櫟机柯樫曾孫女十人第二人許適戴閶之第四人許適陳篚餘在室二兄及館鏘溆濛棟第二第六第八孫女皆先卒先

君葬于奉化縣金鍾之原將以十二月丙申奉亡妣之喪合焉亡妣幼而敏悟五歲從外祖教授雄州歷歷能道河朔所見及邊上風物騎射之詳日在親側凡箋書往來皆能記其人之名字親庭或有遺忘問之如響將嫁外祖曰吾之紺珠往矣數歲已能作家書越國賢明口授詩語教以裁剪紉縫纂組之類不待習而工平正端整皆可為法外祖為王府贊讀敵犯京師事定擕家南京以歸亡妣及笄嶔㠯遭亂散失餘又壞于漏舟不

以為懟也先君自少清介亡妣實為合德事李氏姑及伯父伯母如公姑之禮曉練世故謙抑遜順被服寒素內外交稱之先祖有幼女亡妣愛育如妹隨事教飭箱篚直與共之為擇良配遂歸王公正己仕至太府卿與之偕老王公之父提舉時方宰長興而外祖知湖州挈往郡治相與為結縭之助罄所有以送之王氏初得賢婦致謝再三是時亡妣年纔二十有七秪此一節過人遠矣自爾同先君宦游內助廉平言不出閫或有觸怒

必勸使從寛有所饋予必賛予從厚故廬既碎于兵火先君仕不加進生計日削多寓外家亡妣因得盡晨昏定省之敬二舅出仕叅理家務上下懽服既遂終養執喪盡禮自以不逮事舅姑歳時祭祀蠲潔誠至必躬必親晩雖分命子婦猶臨視之先君乳母劉氏本中原人惠愛子孫亡妣待之甚厚卒老于家又以亡姑三人無後春秋皆預饗焉節序薦新未始少廢竣事飲福必欲家人俱集齠齔不遺暮年髮不勝冠或勸褁以烏紗則

曰非所以為禮也謹守家法至于終身澹于榮利素不蓄財有則緣手而盡不喜為時世妝沖靚雅正無珠璣之侈飲食有節靡務精鑿每言避寇時僅以澗水進脫粟飯有饋以豆豉者其甘如飴今日所享不翅足矣篤于教子至貸貸以供束脩諸子粗有成立或問何以為訓曰平生不曾對兒輩出一不義語故薰染至此耳一視九子無嫡庶之間方授室時視家之有無以為豐殺平心處事自無間言其遣嫁女孫亦然女孫有嫁及遠

違者多誦北方安夫人之詩有曰女長終為婦親邊不是家睦姻存古訓勤苦是生涯之句以勉之先君有再從弟妹幼孤無依取而育之亡妣為畢其婚嫁其他解衣為助者不能悉書也喜周人之急家藏奪命丹秘方歲營珍劑以為施治疾起死甚多先君在烏鎮時友婿陳公膚已自御史貳外府亡妣每聞有除目則為女弟贊喜遺賀惟恐後無分毫羨慕及歆然之意少卿忽下世輕舟入都以慰之其達識類此嘗在親戚家聞從子

過省之報喜不自勝坐中以夫夫人之子也問得其詳
嘗曰心地乃爾耶先君壽終固已難堪未半載而嚴州
兄又以毀卒亡妣年已高皆憂其不能處而曠度了達
晝夜之哭哀至若不可解哭已則胸次豁然起居不改
其度人尤以為難鑰守永嘉迎侍為八十之度暇時領
婦孫周行郡圃不假扶掖擷黄甘以分餉略無哀相鑰
亦仰體慈訓不敢以嚴苛臨民在後省嘗以封駁久不
決跪以告曰朝夕且得嚴譴恐一有斥逐徒驚尊抱莫

若先歸故里脫不可逃寧身當之亡妣曰我亦念歸久矣盡室為之東下嗣歲復來時仕者間自引去同列或謂鑰曰子有親老可明告于朝使子弟奉以歸非他人比也鑰亦以告亡妣曰吾兩陷圍城中還鄉又脫寇厄以是知生死真有定分在此則猶知事宜外方傳聞多過徒亂人意鑰竦而承命不敢復請間者無不歎服鑰自吏部尚書謀補外亡妣聞之曰可去即去毋以祿位為累也既歸見親黨道舊故甚自適也越國生二女一

子仲舅尚書諱大猷引經告老而陳氏從母之子諱居仁為中書舍人終華文閣直學士里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從母及舅母亦皆封贈至夫人外門切鄰亡妣年九十尚書公亦八十里之族姻孟春為慶既報之又合樓氏年過七十者男女二十餘人别為一席以侈其盛仲春為尚書慶酬酢稠疊奉為重客季春又夫人生朝也簫鼓之聲幾無虛日未幾聖朝推老老之恩亡妣授郡封尚書公進直學士郡太守致上命羊酒粟帛之

賜焜燿兩家先君在日固已羸八十口逮今二十許年未問納婦及婿惟孫曾子女增四十有五人童丱滿前愛撫惟均歡笑雜沓不以為厭問安直領之而已晚歲備福誠世所鮮儷也奉佛素謹甫三旬已閱大藏經取龍龕手鑑以正奇字越國嘗再誦及半又與二舅補之近年猶作梵唄時舉因果以示人晨餐以前無非佛事寒暑如一晝靜多觀大字未見之書不問多寡必自首至尾而後已書傳過目如素所習諸史舉大端興亡之

際賢否之著者類能道之稗官小說所見尤衆性復善
記非出彊勉二族交婚如朱陳然親連至多姓第之外
姻婭宗泒如燭照數計後生取質焉及見宣和盛時暨
靖康間事言之皆有端緒如痛定泣血等書間能指其
不然者後得夢華録覽之曰是吾見聞之舊且謂今之
茶褐墨緑等服皆出塞外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深
歎習俗之變也太師史文惠公丞相魏文節公見必加
敬數年間遇擧壽則大資趙公郎侯洎倅貳而下俱集

或歎曰人間縱有此壽若斑衣珠履之盛則未之見也既倦于行或過諸院近則鈴輩抱持稍遠則子若孫親扶板輿每過笑以為樂客或求升堂茍非有疾未嘗不見問勞周悉旁及其近親之安否談舊事不少差咸仰神明之未衰也燈前則與諸婦為依經馬之劇或至夜分不倦去年方覺頻弱雖齒豁體羸巳久而耳聰目明如鑰比蒙恩與郡以九十者家不從政力辭亡妣亦以為然疾既革元日猶自力危坐以待賀者鑰痛念嚴州

兄禄不及後郊恩以奏從子滐歲首受命亡妣猶能以手加額六日忽命浴且理髮自此叩之則應不復出語面西側卧時若微哂三日不動以至屬纊殆善業之報也仁慈薰烝待妾媵有恩人人懷感不待鞭朴而自馴服去者必使得所歸閭巷匹婦有來者一以恩意接之故弔者無不盡哀聞者無不傷歎已而大資率鄉之士夫近百人制帥尚書黄公郡縣官及鄉校正録而下各來致祭多有哀辭以形容甚美與哀榮終始之備且言

上壽全福無可憾者嗚呼人子之心豈有窮極况自父兄凋喪以來母子相倚為命年彌高懼彌甚不敢一日輕去膝下而天禍我家遽降酷罰不孝罪逆以至于此尚何以生為哉方忍死以襄大事追惟吾母淑質懿範著聞遠邇若其容德廣大孝敬淳篤高明諒直慈祥清粹曲盡人情而動依大義非惟閨閫之賢婦所不能及有烈丈夫名薦紳之所難能者不肖子錀自省事以來親見實行閨榕言舊矣是敢泣血具載以少伸哀痛孺

墓之誠非不欲極意贊揚而屏伏苫塊肝膽潰裂魂魄紛亂不能盡究始末以發潛德窀穸有時未敢求銘于當世大賢輒援曾文昭公亡妣之稱效后山陳公先夫人行狀之體敬刊之石以對先君之碑銘以示子孫使毋忘哀哉餘生無毋可事長號擗踊冀相尋于九原之下耳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孝子樓鑰泣血謹狀

先兄嚴州行狀

曾祖常故任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翁氏贈

永嘉郡夫人
祖异故任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妣馮氏
贈秦國夫人馮氏贈魏國夫人
父璩故任朝議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宫母汪氏封恭人
先兄諱錫字予善一字申伯世家明之奉化今居于鄞
葢自我高祖正議先生始四明之樓實出于東陽不知
所遷其可尋者自兄以上才八世先生以古學教授鄉
後來者又繼之衣冠彬彬焉先公嘗以軍器監丞攝工

部郎有忠厚廉平之稱太保魏國史公爲墓銘生九子兄其仲也兄天資穎悟精力絶人自幼從學迥出流輩年十三游鄮庠三山陳公元裕典教事鑒裁甚精兄一試占髙第祖居遭建炎之燬依外家以居先公攝事平江母氏攜伯氏繼往兄已能理門内如老成人自爾舉業之餘幹蠱尤篤樓汪二族吉凶會集人夥事叢他人智力所不給兄爲主辦則應酬中度談笑自若遇事有膽略不怯不躁委蛇曲盡無劇易必舉故雖未冠而中

外親識已極口稱其能而期用于世矣先公久欲問舍而無其貲兄承親意竭力圖之銖積寸累以立堂宇先公懷太守章歸寓奉川兄慨然曰親年益高茲可緩耶入城謀度日以就緒落成奉二親定居而後待行盍一力任事米鹽靡密有無相通以全其家者幾二紀隆興二年以先公遇郊祀大禮奏補將仕郎乾道改元中銓授右迪功郎秀州司户參軍先公赴處州兄率諸弟分掌家務鷄初鳴時左右至受謁聽訟則俟于屏内公退

候伺顔色承命惟謹書尺之繁委行李之往來一不以
累先公之心故先公專意郡政無有內顧既赴户掾太
守徐公蔵曾公逢一見如故交事多資決糾曹憒甚守
方委兄協濟俄有旨使錄事曹典獄漕使呂公正己行
郡部民有訴獄冤者以詰糾曹呿不能答兄前曰玆事
甚明是時新制未行錫預聞之因引姓名歲月與事之
始末辯數明暢四座屬耳呂公歎曰作吏不當爾耶顧
吏一依兄所言糾曹得解而訴者伏辜會鎮江有軍校

訴于朝且自言久掌軍用力校貸錢以萬計知其欲訴將殺以滅口脫身而來後必有追者出此門則不得生矣丞相虞公駭其言具奏于上先令郡置獄盡繫所訴者欲遣理官以往令丞相梁公方叅大政慮揺軍心請敕漕臣擇州縣清强官許以理寺推獄行時胡公昉新為東漕與吕公合詞薦兄吕言秀州事胡曰自淮南易節以來密訪人物至秀稱樓君者如出一口徑取旨以檄兄二公使來見面趣之行兄曰事關軍旅君相所屬

意錫試吏未半歲豈應預此二公不許曰隆暑不可久
繫獄吏已候于郊外數日以待予之來也請械軍校以
自隨途中時與之語鉤得其情比至析楊滿庭所繫有
官橫行者兄以所訴貸錢之目詰之皆曰誠有此而悉
已償矣各以左卷來有須會問于軍者頌繫一二餘即
日縱遣復引訴者謂之曰爾妄明甚察爾之情欲逃而
死耳上罔朝廷下駭軍伍死有餘責即吐實尚全爾生
其人頓首感服一箠不用僅三日而竣事大理吏跽請

曰事體甚重今遽已後必有悔兄曰我不知觀望惟盡其情而已汝第為我行文書他日有責我當任之既出尚書蔡公洸為守握兄臂曰何其神也始得制書府庭為之震動非君來某亦無所逃責然尚疑兄年少氣鋭或有疎略因為備言之㫖曰弗可及已歸逢比文案該叙請密老獄吏所不能為二漕聞兄及門大驚既見道所以喜甚曰吾二人舉士不謬矣亟呼吏草奏兄曰已具于此讀之又大喜過望涉筆書名即攜兄詣丞相府

先入白相唯唯問安在自賓戺徑以便服謁見色尚不怡曰折獄誠敏然訴者肯默乎亦得所謂伏辯者乎二漕相目兄曰伏辯有二如使吏曹附口語代書辭容有誣服今其親筆也袖出囚辭數百言視首辭筆跡不少異又無一字指改注乙者相始大稱賞且曰使者誠知人翌日與梁公奏聞上為之嘉嘆因共薦兄謂如此等人不應使沈州縣請以中都官處之適左帑吏有巨蠹既正典刑以兄監都門相謂兄曰是何足恩子特不欲

使予捨祿而遲次也既就職潤色成法隨請于上積弊寖銷在法譏訶出入得其過失者賞有差故雖名同事而偵伺甚嚴或成仇隙兄曰吾儕為國主藏任責匪輕各謹攸司錫亦不願得此賞也由是相處甚歡而事益集南庫閼官朝旨命兄兼攝兄視寶貨品目至繁而位置紛糅躬督帑吏彙分之各得其所列屋有定數而總其凡于籍標識粲然未幾上忽遣中使臨視兄執籍取物如探諸囊使無以返命即取屋角敝繒將封以歸奏

官吏失色兄徐曰是非軍衣所需葢褁以備賜花等用數實若干籍具在也神氣湛然使無以詰尚書張公津曰某號典領初不得親臨胥輩又不任事徵君吾其殆乎張公由此受賞兄不屑也任滿主管都茶場會子庫闕陞右從政郎上方留意楮幣兄服勤其中纎悉明備凡事皆立成規吏不得搖手日造萬紙無不精好一日謁丞相曾公有同僚力言省罷之便兄立其後具聞之僚顧兄兄蹴踖而退兄亦不之便果罷已又進謁曰相

君曰國家頼楮幣以資用度今罷巳何敢復言㦤度必復于後吏曹失業散之四方他日恐難遽集况作偽者他皆可為惟貫百例不能亂真故多敗此曹無聊若冐為之智者不察也願擇可用者分隷官司使得以自活丞相曰子不謀身而遠慮及此即白于上如兄言旋攝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遂為真職最清簡靖共自守垂滿欲詣銓部時史魏公再相素以兄為可用力薦上前丞相趙公又舉鎮江獄事賛之且奏曰是時虞某

即欲處以職事官令丞相雖知之尚避鄉曲之嫌未敢
遽言上曰朕猶記向時事信可用豈應顧小嫌耶遂除
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以薦章及格改宣教郎時方
修一司一路酬賞法取諸路專降指揮五千餘項立條
一千三百繼又編類海行法兄夙夜疚心筆削損益多
出其手書成奏篇轉通直郎輪對首誦主上孝儉之徳
上曰朕之即位卿預觀否對曰臣是時雖不及見今叨
朝列冬至正旦親見陛下拜太上皇壽真千古盛事也

上顧而笑再奏請明詔有司議立科目凡是則是傚有一于此者令郡國察舉以聞擇其尤者尊顯以風厲天下孝者舉則忠臣可以求廉者進則贓吏不必治又論乾道修法久已奉行間有牴牾重加審核雖已岀于睿斷修定新書止緣頒降尚遲州縣無所依據胥吏因得為姦反致淹延獄訟欲望頒行使得遵守續有陳請自編別敕仍下諸道且用舊法理斷免致因循待報遷太府寺丞又以輪對論紹興和買事謂會稽一郡賦額最

重然經界之初物力及四萬錢者始敷一絹今乃半之既無物力之增徒有科敷之倍止緣下戶舊與免科聖朝優恤之恩反為豪戶欺隱之地上焉者財力豐裕與吏為市莫可究尋盡以本戶之田析以占籍五等分立砧基多至百本卻致中產之家和買歲增偏重已甚乞以產錢均敷不復更問等第議者必曰始科不及下戶蓋恤之也今反加賦可乎是大不然今名為下戶者實富室也真是貧乏十無二三若仍舊貫不為更張則必

盡歸五等之籍無復可數之絹矣又言身丁錢者皆出于下戶欲將所取之額總計為絹若干與和買絹數合為歲額止以產錢均開上戶雖就和買數身丁而和買之數則頻減下戶雖就身丁數和買而身之免丁則甚優上下各得其利而官賦所入無虧鈔書仍以和買身丁為名用防異時重疊倍數之患若有丁無產之民則又可以全免而為太平之氓矣上褒嘉再四且曰卿所陳利害甚明朕即為差漕臣與郡守共措置而又論左

帑權出之弊謂出入之吝具有科條物貨權出勢不能免此等既非正支止是私置文記遇出即注纔入即銷雖有據憑終難檢柅萬一久假不歸因有重出不無姦弊欲從外府印給二簿付都中兩門專記權出之物門者以時拘收太府每季稽考上曰其弊如此朕殊不知即命行下至今遵用之宣諭宰執天語甚寵凡前後再對所陳九事皆蒙睿獎令錄其施行于時與其最著者遷大理寺丞獄人之司命廷尉又天下之平因所當謹

凡尤恪意從事謂天獄追逮非他處比一夫所向閭里驚擾每見吏牘必詳究其人擇不可已者始稟卿長而行之既至則窮日之力親加聽察苟無用拘留則亟去之或先有案卷者豫審事節一問即得故因之宿于獄者寡拷掠尤稀闊視之如傷情實俱露而猶有爲廋隱者僅施十數因徒至前未嘗厲威以臨之斥退吏卒使得盡其欲言遇有婦人孺子深以驚迫爲戒適有大獄三數皆晻昧翻覆最爲難事凡究見底蘊處斷公平不

為勢力顧忌亦不詭法以惠姦軍民鬬訟例送寺中是非立決率皆厭服而去由是廟堂相知愈深士大夫則曰此真得人矣始至寺吏曰是為初官時能決詔獄者久之熟見兄官業咸謂未之見也兄久去親庭力求外補九年四月差知嚴州時謁告歸省拜命于家未幾交代奉祠有旨趣行不俟臨遣便道之官九月到任郡吏旱潦之餘財用空匱陋不成邦逋負動以千萬督責交至以郡計訪寮屬具訴煎熬困急之狀先是曹掾莞庫

之官分往諸邑公吏五百又旁午于道日不暇給凡曰郡尚可為也何亟如是悉使歸之一跡不留也諸邑既已肅然然後使來受要束盡取財賦本末審緩急之序與夫當蠲而未蠲已發而更催者人皆得以自言首尾七八日朝暮相處如父兄之詔子弟凡可蠲者落筆掃盡其他或為之倚閣或為之分限其應輸者皆指期至郡倅貳以下爭以為不可凡不為變邑無官吏之擾又罷無名之斂期會寛而信欣然承命以行且各置二歷

緘以紫囊公文之外守宰欲有所言親題歷上不時往還吏不得預聞其間脈絡貫通了無壅滯文移簡寡上下安便及期無一金之負寮吏聳服郡始少蘇矣木柹出于歙郡由城下以趨錢塘郡帑賴此以濟比歲苛取商賈不通兄為之簡節踈目按舊額而寡取之會計甫畢牙儈一為保識即縱之順流而下賈人更相告語來者益衆以故三閱月而錢之入大農者踰十萬緡曾不倍征也版曹漕司差官相踵至則與之道其所以然甚

悉又隨所索而應之相與嘆其通敏且曰下車幾何時洞徹乃至此耶歸語諸長故兄之譽益彰民訟多据案親決各適其平受責者亦無辭舉手加額稱誦神明者相屬也外邑番訴間取其甚者自處之必窮其情狀而抑彊扶弱不為已甚有訴喪衣囊于津亭者期以餔時必獲已而果然學校頹圮所未暇及兄為之區處表裏一新像設嚴整士類感嘆人不知役或以疑事來諗從容響答動中要領而以愛民近厚為先務近城本場苦

于潦水築墻則善隤揷籬則易壞或以請兄應聲曰種木以環之則可久矣聞者以為難及大率迎刃而解庭無留事馭吏接物廚傳賓廡下至舟子軍士之差次具有方略人情翕然愁歎之聲化為謳吟傍郡之訴于監司者亦求直于兄其感化流聞有非人力之所及者十二月丁先公憂徒跣扶喪哀感行路郡人如失慈父設祭于道者相望卷哭以送之在官僅八十餘日人謂良二千石終更以去者未必得此戶部侍郎曾公選當今

吏師謂人曰試郡而辦事者有之若樓嚴州為政平静百廢具舉雖老于治民者未易過也既歸追慕摧割不可解于心力貧謀葬顏色深墨十年四月感疾去卒哭未逺也閲七日至五月丁卯竟不勝喪以歿嗚呼痛哉享年五十官至承議郎娶馮氏封孺人子男三人潔潾淶女一人適承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蔣綸將以十一年八月壬午葬兄于奉化縣龍潭正議先生之墓左潔録兄之行事以告于鑰與之相抱持而哭語之曰吾

忍言哉子之所不知者吾為汝書之嗚呼兄之所以過人者天才之優也然人之有才者或量不足以容物或學不能以自將恃氣而兀傲矜敏而怠惰察以為明嚴而近刻為己而嗜進計利以自豐者間有未免惟兄器度恢洪莫見涯涘受人之觸傍觀為之憤怒而辭色不少異朋友同寮所閱多矣無不得其歡心居家作吏幾無暇日而學問不倦尤好説詩得風雅之深旨兩薦漕臺卒困于南宮筆力日進動翰如風對客作書真行俱

精瞬息數函不見其勞嘗見徐公兢作篆心顧好之下筆輒工好事者爭求扁牓流傳甚多晚更斂制稍尋斯冰之體近方攷證說文仍集張氏復古與鍾鼎遺文從韻貯分欲為一書竟不就餞別慶賀間為詩詞皆清新切當壓倒坐人此其見于外者至涵養饜飫增益德性委運自適則又其所安也和氣薰然無貴賤長少與之盡禮人有所求惟力是視告以急難必傾身以應之或就之謀事先究情實能道人胷中之欲言者為之致曲

不翅己事人亦感其誠而許之故率能如請者之意濟則如身得之喜否則介介若有失焉葢其資性篤厚雅存濟物之心而才又足以行其志此所以為不可學遇有不可亦必曲為其言所以不可者以曉之人亦不以為忤克勤小物略不苟簡所居一日必葺船居旅次容膝之地亦務整潔創造器用巧思横出人取以為法終日矻矻有古人運甓之志每日勤則不匱一有自惰則不足以立身矣人之情偽絲髮不能逃而自晦其明含

垢匿瑕如弗聞者動有規矱不以己長望人人有弗及率歸于恕徊翔莞庫知己滿前不一登權貴人之門昔人所謂性至通而自然有節者丌為近之心計有餘使之利析秋毫有不足道而疏財尚義不問家之所有貧無告者時推以濟其須俸入不足以給用而食客無虛日閒遇士子就試親賓坌集丌豫為館穀之計帷帳器用咸備手行觴豆彌月無倦色少閒又問勞其乏絕商推文義人人自以為親己婦家寖窶輟衣食之資以助

之外舅姑之喪及葬皆兄為之存歿無憾再從弟鏞幼孤求師所在兄曰是吾叔父子愛子也飲食教誨積數年遂入上庠東陽有族子曰溥以窮來歸兄育其數口又為謀資身之策溫飽至今少游西安與張元晦汝明厚善乙未張赴省闈兄取其新作讀之曰君文誠工而久不售者正坐用意太深為取前三年程文數十通使熟觀之曰是未必勝于子惟以筆端無滯礙耳張爽然悟場屋中一揮成篇既在選謂所親曰吾needs一第益友

之賜也其于故舊類此嗚呼在私門為亢宗之子在公家為有用之才德之感人者深恵之及物者廣況復容貌頎偉素少疾病謂必將建立事功為時聞人而止于此是可痛也故斂之日親戚交游下至閭里耋穉皆相向慟哭搏膺盡哀傳聞訃音交相驚悼久而後信之至今弔者尚未絶也兄亦自度抱負不凡抗志宏遠紹興和買之請既行郡民聞之無不鼓舞且曰不知是何官來恵吾州耶帥奏催科方急未易遽改上尤注意令候

省限滿日取旨近臣復有請者遂遣漕臣以行僅能蠲減殯宮及寺觀撥賜無名之額終未能盡如兄之言兄深惜上意之未究益訪利害期申言之而無及矣兄之齎志于地下何止此哉嗚呼兄之孝友篤矣伯氏喪于丹丘星馳護喪治葬撫孤甚有恩意第八弟鍐之生先公以多男子之故命兄育之撫愛如子以至成人淈之居喪鍐實同力以報焉方伯氏之亡而諸弟尚幼每與鑰相語曰仰事俯育之類吾二人分任之鑰自度才具

智略去兄遠甚一聽命焉而悉以意佐其傍處官從宦吏為勉勵欲寡其過以毋貽親憂官敕局丞外府遷相後先連簷以居並轡以趨非敢以為榮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誠人間之一樂也先公七十同歸拜壽壬寅屬疾又同時省侍已而先公益安而兄得輔郡奉雙親西上鄉曲艷其盛丞相史公魏公率里之士夫大合樂以送之兄曰當以一身服為郡之勞而使家女子子極奉親之歡躬調旨甘又間以政事施設具言于庭闈以請益

甚適也不幸天禍我家先公棄諸孫兄號慕深切大事未涯百口仰給憂苦鬱結以殞其身天乎哀哉游宦許久不足以餬其口生事日蹙幸能以踸業自奮改秩纔四年而得郘紱卒不及澤其子竟何為哉竟何為哉令日之事固有能言之者豈真有定數不可逃耶世言陰德隱行有益壽之理未問兄之平生以棘寺數月治獄平允之心嚴陵一時臨民循良之效亦宜得祐于神明而大禍之餘復不自免福善禍淫豈又有時差耶不可

曉也垂白之母晝哭之淚未乾而重以晝夜之哭門戶責任之重以兄當之猶懼不能勝鑰何以堪之嗚呼不可活矣與澡等忍死以圖窀穸之事又雪涕以書此或曰子之志雖切詞不亦太繁乎鑰泣曰吾兄之亡斷吾手足不足以喻其痛且重悲夫人品才氣如此而不得顯于用特書屢書猶未能形容大槩以寫吾之悲也吾暇文乎哉乃號號授澡而使之求銘焉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五

攻媿集卷八十六

宋　樓鑰　撰

行狀

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

曾祖世將華州觀察使贈太師福國公妣李氏封淑人贈商國夫人

祖令譮武略大夫贈太師益國公妣劉氏封宜人贈齊

國夫人

父子傅左朝請郎秘閣修撰贈皇兄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妣張氏封秀王夫人

本貫玉牒所諱伯圭字禹錫年七十有八狀

鑰仰惟皇朝以忠厚仁澤涵養天下累聖家法相守一道本支繁衍日熾而昌親睦九族恩禮隆備真足以度越千古恭攷國史開國以來屬近行尊貴窮人爵富溢萬鍾不知幾人然皆生長宮邸專奉朝請雖威望彰明

有如周王亦未嘗著民庸于外自熙寧間稍就外補才
業寖顯各以所長自見爲世豪英代不乏人曾未有位
極人臣出處繫海内重輕者若夫歷事四朝寵光赫奕
以間平之賢躬曾閔之行出爲龔黄之政入有旦奭之
望兼是數者而又壽考康寧子孫盛大始終無憾二百
四十餘年間其惟崇憲靖王乎鑰四掌玉牒嘗攷福國
公藝祖皇帝之元孫也建炎元年安僖爲秀州嘉興縣
丞孝宗實生于官舍安僖生不及進用殁有追封賜謚

之寵尋又築祠堂于行在所建園廟于塋域如濮安懿王故事又升秀州為嘉興府所以寵賚之極矣王其長子也安僖被服儒雅由舍選擢宣和元年貢士第交游皆一時名公王在髫齔有成人風安僖肅重客必命王侍植立拱聽長而彌謹安僖任子請以先外表張似之安僖大喜雖銓曹以法不許王之器識自少已不凡矣紹興七年明堂恩奏補將仕郎十三年安僖薨王號慟哀毀見者隕涕有旨令秀州應辦王傾橐以襄事一毫

不取于公家十八年授建功郎秀州華亭縣尉邑苦多盜王周行境内以五家為甲一家警盜則四家應之一家容姦則四家同坐盜無所容焉有鹽鐵塘自金山海口屬郡城二百里而近歲久淤塞鹽運不通王建議疏鑿卒賴其利齊國之喪以承重解官二十五年調宣州司法參軍既至會常平帑廪事發興獄逮繫甚衆守將案前政王請寛假守不聽王曰法固甚重然官勍吏竄則亡失者不可復得若少假歲月庶可償納懲治未晚

也代者得以保全尋為補足有囚當死王疑而爭之守是獄掾觀望者隨靡王辯愈力後加詳讞罪止流役戚方出戍道郡境津險而梁敝撤郡為桴筏期會迫甚郡以屬王且行且謀凡官地有林木皆默識之歷津梁則度廣狹材既周用馳詣軍中勞以牛酒且告戚云筏材已具役民恐不及事又非所習若調軍士五百繕治之可立辦也方既樂從王臨視優犒士卒競勸甫畢而師至民不知役守益歎服三十年孝宗自普安郡王為皇

子封建王是冬以舉主循從政郎明年夏添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未赴特改宣義郎尋添差通判明州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内禪八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隆興元年十二月以職事修舉擢敷文閣待制二年秋潦暴漲加以潮溢亟遣舟濟溺者水將入城囊土塞門補苴罅漏水殆及女垣不爾則民幾為魚矣細民多以鬻鹽抵罪王深念之諭巡尉使嚴譏邏獲鹽則歸之官而縱其人獄訟為之衰息而歲課自若也以治行

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敵再犯邊嚴海道之備傳檄不絶驚謡訩訩王命邀郵筒于遠郊密受以入民始晏然乾道元年嵗大歉飢民麕至分處寺觀發廩振救多所全活真里富國大商死于城下橐齎巨萬吏請没入王曰遠人不幸至此忍因以為利乎為具棺斂屬其徒護喪以歸明年金人致謝曰吾國貴近亡没尚籍其家今見中國仁政不勝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來者且言死商之家盡捐所歸之貲建三浮屠繪王像以祈壽島

夷傳聞無不感悦至今其國人以琛貢至猶問王安否

六月以獲海寇功陞敷文閣直學士二年冬以邦人舉

留再任益思所以惠民者定海有沈窖湖豪右侵築民

失其利開浚復舊蓄泄以時規模宏固抵今賴之又有

茅砧碶與慈谿接畛定海居上流旱則足以溉灌水則

以慈谿為壑紛爭久不定王以帥事行縣親視其宜俾

浚舊溝溝成兩邑皆利而爭者息矣三年秀王夫人寢

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既遭内艱擗踊攀號絶而復蘇

溢米不入于口喪行邦人擁道送之面色深墨哀動行路四方賻禮日至自以俸餘足以終大事悉辭之五年服除八月再知明州下車謁先聖顧瞻學宫頹敝大出緡錢葺之自大成殿御書閣稽古明倫二堂以至齋舍門廡爲之一新增置書籍月課諸生所習以酒醴勸之宗子不遵防檢者俾入學舍閑以規矩與生員同後多修飾取科級者于是相與立生祠于東序制司水軍舊屯于城外之江東時得旨移定海軍于平江之許浦王

請于朝謂定海控扼之衝不可撤備移制司軍以實之增葺舊營度容萬竈又造鎧甲器械甚備璽書襃焉歸正揀汰軍士來者無所歸王為度地城隅為屋數十楹以處之頃歲膠西大捷之後海波不驚而降者言始謀本欲直犯吾境或譌傳連結高麗者上下疑之王益治戰艦嚴閱習以張軍聲遣郡人徐德榮覘之得要領以歸遂寬東顧之憂六年陞學士海寇葛明張甚王以方略授將佐每遇必勝王曰兵不可久也遣人諭以逆順

禍福遂降羅拜于庭股栗莫敢仰視王為卻兵衛霽威嚴以問始末明感泣悔懼願自效又進其黨詰之其脅從者縱使復業寮屬謂明之罪不可貸且恐其飽則颺去王曰既懷來之反其鋒以為用餘孽不足平也奏請授以官有以佚罰為言者王復奏曰誘之降而殺之後日何以使人遂補將校又有倪德號倪郎尤為難制遣明禽捕人尤危之恐其合而為一也明感恩盡力德技窮亦從招服明年王以此轉一官願以分及將士復請

以德爲裨將自是賊之巢穴虛實動息皆知情見力屈姦黨破散海道一清以王善撫二人而用之也八年陞顯謨閣學士九年陞龍圖閣學士皆以郡人借寇之請也歲饑糴價翔踊王曰此富者閉糴以幸災治之則益甚乃出二十萬緡遣人糴于浙西閉糴者計窮爭先出糶米舟尋亦踵至其價大平饑而不害官無一金之失而行者又得其利王之處事周密類此在郡前後十年政尚中和寬猛相濟平易近民千里安之禮遇寮寀入

樂為用兩造在庭必据案究其情實多勸諭使平之其抵于罪率從末減平反死囚至數十百人嘗獲鑄銅者數輩謂曰汝欲希利而冒重禁耶人與錢二萬使易業碎其器而書姓名于籍後犯決不貸也亦無敢再犯者每曰節用愛人不易之道與其苛取急征以資妄用孰若量入為出以求裕乎不飾廚傳不事包苴鄰郡交餽盡歸公帑行之既久沛然有餘百廢具舉斂不及民以郡之西湖為放生池扁其堂曰廣生列石于側刻採捕

之禁待遇賔客不為豪侈而尊俎風流恩意周洽寓公寄客皆得其歡心而不敢干以私也自以久去松楸屢求閑退雖優詔狎至而歸志不回淳熙元年十一月始得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去郡之日貴賤耋穉攀轅挽留出境不絶三年積官至朝奉大夫二月換授安德軍節度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九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九年九月充明堂大禮橋道頓遞使至是始見孝宗天顔感動清問款密王

性素謹不敢以語人又朝于德壽宮高皇喜曰久欲見卿撫勞甚至禮成加少保封滎陽郡王高皇曰吾欲自見篤睦之恩賜以玉帶十二年充郊祀別廟亞獻十四年高宗登遐王奔赴見孝宗于素幄龍輴啓塗事大體重詔充總護使十五年六月加少傅八月充明堂禮頓使十六年二月光宗龍飛以皇伯加少師紹興元年三月詔入覲加太保嗣秀王仍賜甲第于安僖祠堂之側屢欲奉孝宗章祠第王力辭憲聖慈烈皇后賜水月園

堂曰瀛燕亭曰玉林湖州私第中又有堂曰慶遠園曰
小隱樓曰溪山勝槩扁榜皆三朝宸翰也紹熙中憲聖
洎孝宗光宗皆同中闈屢嘗臨幸光賁林壑詒益其地
並湖為複閣有司既度材矣王恐重費縣官又固辭焉
每侍清燕之閒兩宮皆待以家人禮王執禮愈恭語不
輕發一日孝宗宴私隆洽不覺前席密問潛龍時事王
遜避良久徐奏臣老矣不復記省問至再三終不敢言
孝宗笑曰何太謹也然以此益加愛重嘗召王及諸子

宴于北宫之静齋孝宗曰近者元夕簫鼓之聲不絶斯民自得其樂不欲禁止然物戒太盛為之惕然是夕不飲酒僅啜一盃湯而已大抵人君不可不事節省若肆意所為將何所不至王對曰陛下兢業如此雖堯舜無以過自古人君誠能不溺于宴安則怠荒之念何從而起孝宗深然之二年六月判大宗正事宗司任法太過天族固賴以整肅而頗虧親睦之意王處以平恕厲以廉恥鮮犯令者每言要當先教導而後齊之嘗建議别

立宗學月書季孜以教天下之宗子請出餘禄以助贍給又以減宫廟員闕之多請復增數以優之事雖不行識者韙之三年六月拜太師五年辭大宗正事七月主上登極加皇伯祖免奉朝請九月充明堂亞獻詔加兩鎮于是兼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充永阜陵攢宫禮儀使慶元元年以復土拜中書令王以曠典五辭御筆荅曰遜避莫回勉從所請可别議褒崇之禮乃詔贊拜不名嘉泰改元賜第為火災延燔乞還湖州故居守園廟

二年春趣名賜肩輿至殿門令子孫扶掖命有司復營
舊邸四月王丐歸九月癸亥薨于正寢遺奏訃聞上震
悼輟視朝三日賵贈加厚賜棺含以蟬冠朝服歛遣内
侍押班左武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吳思忠等五人護喪
設祭之文甚寵曰藝祖造邦源深流長子孫繩繩百世
其昌巖巖秀邸不顯其光積久愈厚篤生賢王濯濯祥
麟玉質金相允文孝宗則友其兄名繇外藩賜第于京
迺分茅社于彼滎陽赤旂金節絢爛綏章文考念功曰

篤不忘建祠秀園舊履是荒太師維垣衮衣煌煌爰暨
沖人應龍初翔宣力百爲調娛多方予嘉乃勲臚句不
名紫徽是令遜避勿遑貴極愈謙年耋益莊踰七望八
熾昌壽臧子侍孫攜蟬冕相望王比來朝精神方强謂
當百年鎮此宗盟不遠伊邇降此弗祥維大父行生死
哀榮王實無憾典刑云亡緘辭往奠寄哀一觴又遣太
常博士錢易直等軷祭于都門外文曰我伯祖父標的
宗英奉釐列邸隱然維城天胡忍予殲此老成爰飭邦

典命使以行遥致奠斝以賁泉扃爰以量幣清酌齊牲粢盛庶品用薦哀誠十一月癸卯諸孫奉王之喪葬于烏程縣永新鄉戍山之原王娶安德帝姬之女信安郡主宋氏父保慶軍承宣使駙馬都尉邦光實徽宗皇帝外孫也封衛國夫人先二十四年薨追贈齊魏國夫人夙有懿範嬺德娠賢用肥王家子男十人長師夔興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以王之襄奉哀毀而薨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謚恭榮次師揆檢校少

保奉國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兼秀安僖王園令次師垂定江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次師稷蚤亡次師禹深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先五年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追封信國公次師禹慶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皐保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岊朝奉郎新權發遣通州軍州事次師彌奉議郎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次師貢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事師岊師彌師貢俱得旨除直秘閣未拜女三人長嘉興縣主適故朝議大夫

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鄭嗣宗蚤亡次永嘉郡主適故宣教郎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張似續次新安郡主適朝奉郎直秘閣新權發遣高郵軍事史彌堅孫男二十四人希道朝散郎新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希明承議郎新權發遣黄州軍州事希遠通直郎添差通判慶元軍府事希德通直郎添差權通判衢州軍州事希永武翼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湖州駐劄希顔故儒林郎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希行故將仕郎希古武翼

郎特差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希純奉
議郎添差通判衢州軍州事希閔右千牛衛將軍權主
奉秀安僖王祠事希伉右千牛衛將軍希訓太子右監
門率府率權兗秀安僖王園令希憕忠翊郎特添差兩
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嘉興府駐劄希㮚承事郎新差監
臨安府糧料院希諟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希呂忠翊郎
希㥧成忠郎希復忠翊郎希邛承事郎餘五人未賜名
補官孫女十人長永康縣主適通直郎知江陰軍江陰

縣事胡元卿次適承務郎特改添差監兩浙轉運司造
船場范革次適保義郎新差幹辦御前中佐軍頭引見
司吳璞次適從仕郎特添差婺州觀察推官林爕次適
承事郎特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韓杞次適承節郎新
差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吳珙餘未行曾孫九人
未賜名補官曾孫女十五人長適文林郎特改添差婺
州觀察推官沈煜餘尚幼嗚呼杜甫謂汝陽王為真天
人鑰謂崇王天人也其生也秀王夫人夢彩仗傳呼導

朱袍而冕者直至寢所奏鈞天之樂既覺聲猶在耳免
乳之際香霧滿室終日方散及為安僖卜宅兆銜哀走
數百里惟烏程之菁山最佳卜之而吉然念力不能致
裴问其處一叟忽前曰官豈姓趙而欲求葬地乎王瞿
然曰汝何以知之叟曰嘗夢神告我矣指所卜之地以
售今寢園是也方丞郡時居湖心僧舍夢有形狀獰異
而繡衣者乘小舟環繞數四訶問之則曰公他日當為
地主故巡護爾既為守又嘗夢其人言有名公者過小

橋人之憔悴與支體不具者紛紛求拯援甚哀尋見所名者曰適所見得無動心乎此曹久不安居願庇之唯而覺莫知何故後出郊過一橋恍如夢所見而道旁藁葬纍纍有暴露者王悟曰神豈以是望我耶悉為掩瘞之晚嘗率鄉人禱雨道士伏章王盛服端立左右見㠥屼久之瞑而不跌頃之語人曰適覺神遊帝所以閔雨告帝既許我矣翌日膏雨如注闔境告足翰林學士洪公邁載于夷堅志尤詳神異之事固為難言如王之交

于神皆明白而又有驗于後故屬纊之日起處如平時夜尚觀書甫二鼓始覺體中有異集子孫告之曰時至矣了無怛化殆仙去矣嗚呼王真天人也王風姿秀挺襟度粹夷忠孝誠篤恭儉謙勤皆其天分加以好學善持論春秋二丁必具盛饌祭先聖于家塾率子孫拜之四十年未嘗廢每日熟讀論語一書平生受用不盡又喜誦孟子間舉二書之疑與客反覆論辯又摭其旨而為言曰食色雖重禮義以安之富貴可求非道則不處

又旁取釋老二家而為之說曰愛欲煩惱對治法門又曰願有情皆得度無情保長生書之坐隅以自警嘗有方外之士書廣大慈悲方便忍辱八字以獻其徒復為之辭幾數百言王書其旁曰廣大聖之事也慈悲仁之用也方便智之功也忍辱謙之德也㫖要在此奚俟多言其人愕而退益其所存者如此喜玩法書字畫溫秀如其為人賦詠賡酬愈出愈新多記詩詞筆端富麗𣱼品甚高皆其餘事居閒則以此自娱也寛厚有餘事秀

王夫人尤謹迎養在官退食娛侍夫人必勉以恕服膺慈訓不嚴而治未嘗案一寮屬作尉時有部使者責以躬督人舟王無難色使者見王徒步亦悔之後其子將丞屬邑久之不敢進王趣之且曰何待我之淺也終為剡奏丞至感泣燕居自怡申申夭夭無疾言遽色侍側勝冠者衆童丱紛如也皆假之色辭第戒以謹守儒素下至臧獲未嘗怒辱之不以貴盛自居嘗見丞相魏文節公于山間先屏騶閧及門下車趨就賓廡與太守

旦日拜表僅畢而謁已入矣賓客至前少賤亦為之加禮總角朋游雖寒左皆能記憶至録其小字以示不忘鄉人為真率之集以勢位遼絶不敢有請王曰非所聞也竟與之周旋自奉至薄食不重味器不華飾衾禂用布浣濯紉補不棄也買屋而居稍加葺治詹事王公十朋為守歎曰某起書生築屋尚窮事力意邸第必極輪奐之美今見之使人愧歎親舊之貧者月有廩給嫁娶病故隨髙下濟之雨雪日久則令人走閭里賑施嬰孩

遺棄則募乳者收育之葢用之以義者則所不吝也鑰父子兄弟出入王門晩預班綴時得進拜眷撫有加焉王在朝端山立玉色貂蟬寶帶進止有度照映班列固已增重朝廷紹熙末年往來兩宮調虞密勿若不動聲色而外廷屬目倚王以為重造𠡠從容多有獻替一語不露于人或有以傳聞求質者但曰無之故莫得聞焉此鑰所親見者兼直禁林王之加恩兩鎮拜中令三制皆忝視草迨丐外而歸隆暑中訪別于官舍屏居海角

不敢以姓名入脩門王賜之書且致酒殽之饋若施于敵己者銘于心不敢忘也王之訃聞識不識皆有殄瘁之痛惟明之人去思最深至流涕相弔葬既不及爲執紼之役亟走五詩以寓哀挽之私王之諸子自少保而下遠寄事實俾狀王之行將以求墓隧之碑鑰不佞竊惟王之抱負非淺陋者所能究識爰自建節之後富貴逼人名位日尊而所藴自是無由表見于外人但見其養威重保明哲而已盛德全美細事本不必書王自少

涉歷至多克勤小物持循有素故能善始以終為一代

宗工重臣正以平時踐履積而至此故亦不得而略也

敢具列之告于太史氏以備採擇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六